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地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俟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

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瑒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瑁瑒會於內第各以毋失職有怨望語尉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善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

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晁為戶部侍郎晁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晁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

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刺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泄也乃使宦者宣制於宮中瑛瑒瑤為庶人流鏞於漢州瑛瑒瑤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瑒瑤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內寘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瑒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瑒妃家帝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瑒上以忠王璿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璿為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 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當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西也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其壞眾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自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

曾負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拜忌之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為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然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聞坐貶睢陽太守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山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

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識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妻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為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踣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昊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甜吉綱 秋九月

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又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憂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

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鈇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臺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

為其兄堅訟寃且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居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均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珣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人斌安石之子珣業之子堅之甥也珣母亦令隨珣之官 冬十一月替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敷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鞠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魏王巨貶義陽司馬巨

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瑀坐贓貶江華司馬瑀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者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處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常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瑀作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于雪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雪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李林甫

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

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

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

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

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銜狎銜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銜遷中丞慎矜

與語猶名之銜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銜職田銜毋本賤慎矜

嘗以語人銜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

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會慎

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讓之設道場於後

園慎矜退朝輒裸貫絰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

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

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鉗鉗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鉗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鉗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大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辨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張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尋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歿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亡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祭下令答三紙辨皆如溫意溫徐謂曰大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鞠慎矜以敬忠為讖語瑄皆引服惟搜讖書景

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閣中詔而出曰逆賊深藏秘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以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統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赦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浹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摠使之奏

劾付羅希與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濟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
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垺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闕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
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
入謁者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
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
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數
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
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
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
風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賊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
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
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炎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
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戶部郎中錗凶險不法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錗恐事泄捕得託以它
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錗又
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益殺之繇不敢言錗所善邢絳與龍武萬騎
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
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忘錗在絳所先遣人召
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絳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絳帥其黨數十人

持弓刀格鬪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緡黨曰勿傷大夫入國忠之懷
密謂國忠曰賊有搆不可戰也緡鬪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
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以
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錕不問然意欲鉞
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子殺
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常會等事皆鉞具
鉞賜自盡錕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備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
不能徧鉞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
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
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長四
月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為才且貴妃之族故
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徵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

和緡獄令引林甫交秋鉞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
上由是疎杯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南詔數寇邊蜀人
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
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
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
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
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林下林
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
十二月丁卯杯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
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
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
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

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等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一月矣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削林甫棺抉取含珠襖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聖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攷之玄孫也源乾曜主其愛其才贊成之一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計巧偽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

更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覈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愒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愒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戶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侍融指搆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徭客戶八十餘萬田

亦稱是歲終增繕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毋融出為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提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後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賊賄事又貶平樂

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竊治其事融坐流嚴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命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倍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常堅為陝郡太守 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常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

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推任之王鉷方

之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常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道漕渠發人丘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滿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膝綠衫而楊之紅袍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常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釐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

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剝削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簿籍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禮明曰好度支即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見楊氏之寵

楊釗入禁中事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

之理於此矣履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虐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皇恣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虐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二載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

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印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錡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採訪使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冊楊妃新得喜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妨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

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其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耶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耶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錡之第是日上不憚此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五
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
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
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
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
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人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鈿鈿
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
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
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
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
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階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
工巧塲約錢二百萬復索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
取蟻蟻蜥蜴記其數罍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
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
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
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
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縷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
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妣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
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
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
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
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陳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一
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鉞得罪勅楊國忠詢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凡王鉞所館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去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關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兄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

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

與親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竝轡走馬入朝不施朝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聚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即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上等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選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

湊積縑至一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岷九月貶長沙太守岷諱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滉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行今日且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

衛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并殺其子暉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魏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吏士追捕誅之

安史之亂

事見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執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

失律喪師於瀘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樞害忠良竟緣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閑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曉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諸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宰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

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院殺其從兵執瑣高送之州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然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書與神宣付史官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

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肅建侯為河北黠陟使稱禿山公直李林甫
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
叛祿山討破之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
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真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
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
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
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
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禿山拱立
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諸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

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諸君不得

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禿山

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錫錡

貴妃三姊皆與禿山叙兄弟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

共坐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

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

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禿山而還數上

言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乂任不遙領

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

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

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乂任矣皇子則慶憲諸王宰相則蕭嵩

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

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其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

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

以食若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

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割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

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

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山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

力既成具幄非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

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殿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甃二銀淘盆二皆受

五斗織銀絲筐及篋篋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

令中使為祿山護後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

山入新第置酒乙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

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

羨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

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

襪襪裏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

日洗祿山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上

亦不疑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 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

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
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
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
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
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
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見王
鉞俱為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
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
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
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所
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
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

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
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自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
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
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
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
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
歸仁蔡希德牛廷珣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
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維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
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
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
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
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恤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毋突厥公父突厥毋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十一載夏五月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垚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壬戌兼知摠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即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薨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

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渡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坂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垧為建安太守垧為盧溪司馬弟給事中椒為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

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

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

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輸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

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侍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日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踰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嚴守大同諸將皆引

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開塞以誘楊國忠為名聲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轡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向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比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軍恩琳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

開府庫募駝勇挑馬筮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至中以常清
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兵萬人乃斷河
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
翽以附楊國中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妻人
祿山養為殺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薈城
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
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
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不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
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新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郎
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
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鄭元儼為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
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

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為三
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
一萬滌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
騎曠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
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緝約敗船及草木
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即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
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恐懼不能守庚寅太
守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
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
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
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
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覲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棗陽，太守崔無詵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祭已，祿山陷棗陽，殺無詵。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也。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蔡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亦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愬清去，愬獨坐府中。亦生遺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堂中。」

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開廐，使人執愬，斬及采訪判官，將清皆殺之。馬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愬文水人，亦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怙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遣。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祿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

單父尉賈貴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
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
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愷盧奕將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
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
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
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
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
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管
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
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
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

從今誠入奏事具言仙芝當清挽敗之狀且云當清以賊搖衆而仙芝
陝地數百里又盜滅軍士糧賜上大怒祭壇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新仙芝
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
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
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
云然今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
陳尸遽除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
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
下履地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極其聲振地遂斬
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瘵在家上藉其
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
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立為御史中丞充行

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
卒踞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
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
士卒皆解弛無關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擊敗之 顏杲卿將起兵於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臺城尉崔安
石郡人翟萬德內立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
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
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
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表履譙馮
虔等攜酒食效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
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
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

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十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
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
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趙要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
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
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
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
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
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兵附祿山者唯范陽
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却城人馬
燧說循曰祿山負國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
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客
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

盜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延珪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着漢步騎
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何免 初禄山自將欲
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内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禄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
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
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
陽客尚衡起兵討禄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 攻拔濟陰殺禄山將
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 崇首及何千年高
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
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
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
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稱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

子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妻履謙等送
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
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禄山數之
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
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
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禄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
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禄山大怒并表履謙等縛
於中橋之柱而問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
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
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饒陽太守
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
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上命加李儀羅圍雲中還朔方

盜發兵進取東京遷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北河北子儀薦李光弼
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
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己巳加
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
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明等圍絳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
番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口 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
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
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在 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
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
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
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 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
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於 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

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
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進光弼命五百
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
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
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憇以俟步兵有村民
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慙息光弼
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
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
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
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晉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
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
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
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
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
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賈賁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
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
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
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
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蒲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
擊之或夜絕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
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
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

賊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
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
是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
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
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以張濬為支使先是清
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
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
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
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
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
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
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

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竒之欲與之兵衆以為學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學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擊託將為公西面之糧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學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

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憐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二四下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徵進濟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步之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

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
 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
 敗中即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奔趙郡蔡希
 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
 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鄆李軍
 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
 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鄆獻璆光弼進圍博陵
 十日不拔引兵還栢陽就食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
 大都護馬靈登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
 玄上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
 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
 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

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曾良立柵於渚水之南安祿山將武
 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良眾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垆薦嘉
 陵太守魏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
 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曾
 良國珍本梓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趨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
 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
 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
 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
 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
 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珣
 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
 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

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
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
暮杖折鎗歸營犇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
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
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
萬金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此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
而已萬金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
為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
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剋北勁銳之兵何足深
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
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
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

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
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去
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
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
而後無繼萬一失科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
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
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癸
未召杜乾運詣關白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
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
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
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自蹙將有內變因而乘
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

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貨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禦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皆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已丑遇崖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洋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水石擊殺士卒其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輦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破官車不能開自妄曰

請賊在煙中表弓弩

賊乾祐遣同進

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 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壑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番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良

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
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
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
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
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
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且儲待以備有急投
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據流涕問以
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伏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
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再走不知所之而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
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欲親以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
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節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
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顏

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門殿馬之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
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
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
之曰無為賊守上默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
赤于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
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
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
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籥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
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
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

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就糲飯
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湏臾而盡猶未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
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躬從謹進言曰祿山負藏禍心固非一日亦
有諸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遂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
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
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
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
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
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
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進縣民皆脫身
走飲食器皿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表回雲亦去驛
中無一人相就藉而寢

擒以恩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入大鎮收令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鬼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
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
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
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暉及韓
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
亂而出為亂兵所擗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
聞誼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
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
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頰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諷前
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剋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
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

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今晚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號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眾眾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適皇太后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

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韋諤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白上上怒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殿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倓皆太子之子也 巳亥

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練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夫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練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儼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勞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狗地乘此速往就之

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入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敷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賴王瓌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樹園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瑀璉之弟也 王田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曾從翰在北岸不死

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
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
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
慰使薛摠斬首二百餘級虜戍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
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
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閔
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
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
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
賊祿山以希烈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
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驍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

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
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
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
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
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
弼出井陘即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
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大城水陸運使魏少遊
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
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
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
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
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

孫也鴻漸猶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危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樓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玘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禿山嘗為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借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其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

衆心為社稷計晟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計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

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
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
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竝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竝依
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竝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
出閣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
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
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
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兄 安祿山使孫孝
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揚國
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搗其腦
蓋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

漢迎謁上皇與語悅之為復舊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
身素為左相洵玄暉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
王游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
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斬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
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懸纓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
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
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從安
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中成其酋長尚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
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賊遣兵
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縉誘河隴將士
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
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

祿山先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犇已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誣右拾遺楊紹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誣器為御史中丞紹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跋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今孤蒲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朝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涕泗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

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
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
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
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此若疑而
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
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
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
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
不決承恩承此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
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
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并致敕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領下河北諸

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
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與復之望
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
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
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
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
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
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
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復遁癸
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
敕為諸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
上京朕不復預事乙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瑄崔煥奉傳國寶玉冊詣

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秦城 初上皇每醕宴先設大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福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遵教樂器舞木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鼓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鄉日有姓乘亂

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錄賄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邨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涇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吐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日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本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

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大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儼聞之謝泌曰此固儼之心也上與泌同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未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儼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儼入則泌在府泌入儼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

軍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行明禁門鑰契悉委儼與泌掌之上欲借其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揔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臆諸相拱手避之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

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憚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頭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元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琦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通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

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屯洛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二軍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然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手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遂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魚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淇水死

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
攻平原兵未至顏貞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
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
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
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
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
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
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
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有徒賊求富貴耳譬
如鷲巢于暮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
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段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若破一城城中人衣服

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有擔簋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
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
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
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
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
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
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關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
濱水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
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
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
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

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才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復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千萬，將襲寧陵。巡後，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地，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閻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寸，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且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 五十一
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廢喪慶緒性昏
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
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
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珣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
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口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
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
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
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罷驍
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
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

有小枝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一軍錢工三善穿地道則
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
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者陷賊初逼城急光
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
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
周賊營中樁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
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
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
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
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
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
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信遠謂巡曰遠懦不習

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遠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

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

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晝至為內應 二月戊子至上鳳

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

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

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

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

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

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驪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

者日夜不絕西師憊息既定本心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竝塞東

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 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

更作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過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以

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

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

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

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

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絕矣上曰朕切於

晨昏之憂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

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

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

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

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

媯川王以牛廷珣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

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
 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下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
 遣其子玢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柝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
 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玢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柝戰死僕固懷
 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
 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
 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 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
 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二千餘人逐之數
 十里明日賊入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
 輟 辛未安守志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
 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

此

黃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
 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
 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瀋西安守忠李歸仁
 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遣子儀悉師逐
 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
 判官韓洸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
 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
 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
 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
 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纒易一
 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
 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

田承嗣相繼攻之城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十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拒其衝要南夏得全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發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即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

欲射子奇而不識乃以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機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貞還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乾貞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回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食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之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闔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執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用鉤之所及莫不崩墜巡以大木末置連鑠鑠末置大鏢搨其鉤頭以革車接之
 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
 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
 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
 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
 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
 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以張錡兼河南節度采訪
 案使代賀蘭進明 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援衆
 轉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八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
 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必以逆順說之
 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

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虜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北
 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
 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
 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即及臨淮譬如
 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
 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
 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
 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
 與城使廉垣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
 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
 之益急初房琯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

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

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

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死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

天也歸詔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

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榮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

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

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

與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

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

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郭

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

賊由是氣索李嗣崇又與回紇七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指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鼙鼓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倣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倣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日也倣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及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負華夷之主上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甸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口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便奉表入蜀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威恩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冬十

月丁未咬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

奇父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

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遠古者戰國

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

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五賊登

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

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

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

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吾用且得士心

存之將為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二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

亂楊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 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

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幾四百餘殺賊卒十二

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

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

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

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

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

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張錡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

閻丘晔使共救之晔素傲狠不受錡命比錡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錡召晔

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

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安騎猶十五萬已未廣平王俶至曲

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草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
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
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
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
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死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
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可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
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
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詔曰當與我劍
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使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
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飲不歸及羣臣表至上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
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欲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
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 四使張用濟右武鋒使

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
填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
以填為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
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
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博膺頓首請
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
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徙騎不過
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
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
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
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
赴西京已已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

獄其府縣所由抵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
 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來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
 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
 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程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
 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
 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
 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
 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
 所汚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
 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陸
 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
 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錫帥魯晁來墳吳正祗李嗣業李英五節

度狗河南河東郡縣比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
 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
 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
 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
 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
 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
 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
 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
 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
 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

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

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儻為兗王東陽王侗為涇王備為襄王種為杞王恩為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

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退惡揚錄瑕棄功下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非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徙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日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繼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管明日因承慶等遣其將竇宇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

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曰均垠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垠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

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項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救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酷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矣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苞拯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鳴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大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問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辛卯新主入太廟上享太廟 張鷟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



原件短缺

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并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錡為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大保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貞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且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貞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

今日非我負法仁智大呼曰人生會一

地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

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腦流于地烏承玘奔

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克石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

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

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

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

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部六十餘城

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

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

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忿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

兵馬使揔中外兵乾祐慢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准

西魯吳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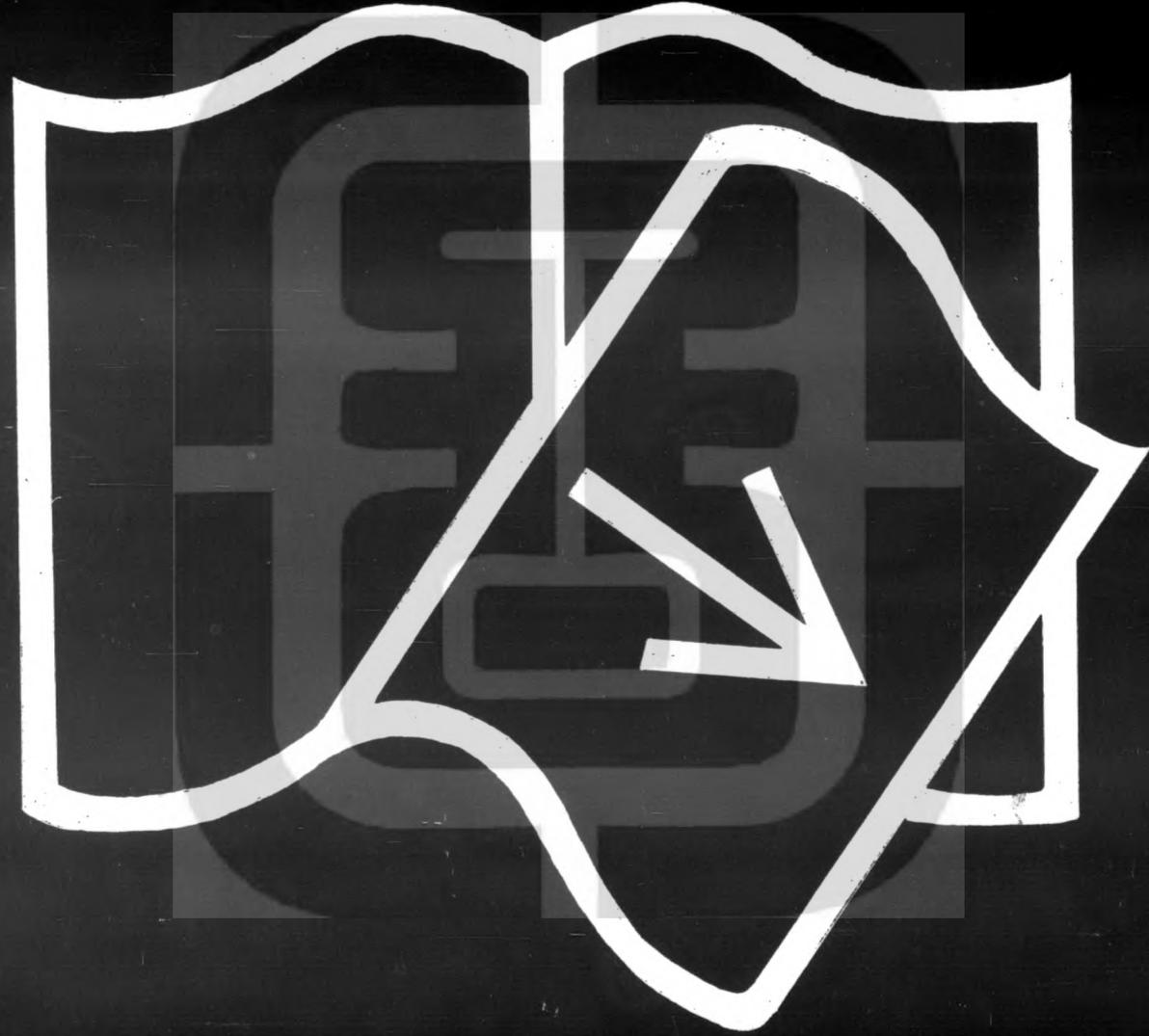
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于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收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蕤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

李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為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貞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峯拒之賊勢盛處峯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峯處峯驍將衆所持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



原件短缺

得曠日引火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
 為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
 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
 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
 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
 四千淘糲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
 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又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
 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
 為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
 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
 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
 失樵采甚艱書備之則夜至夜
 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
 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
 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遲

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
 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
 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及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
 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
 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
 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
 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
 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
 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
 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
 實為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
 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

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曾旻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旻慙懼飲藥而死。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更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

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常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陝無以應，判官韋揆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崤、嶺、龍門皆應，置兵于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持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

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

亂流而進半渡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擣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瓊裏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

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顛守其柵曰賊將
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
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論其意皆竊笑之既而
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
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顛阻壕休卒吟嘯
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日越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顛
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顛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顛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
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必思奪
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已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賊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
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縋之成備明日復請戰賊
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
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澤城外置柵柵外穿堊深
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澤光弼命蒯非元禮出勁卒於
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
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堊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
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堊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
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堊堊何為禁之光弼
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
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臾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
右各斂祈之元禮曰戰止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

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置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嘗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二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嘗之惟貞請騎二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風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尤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

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瑒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十一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疆子坂得馬六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葭柵之間屢破之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閏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己卯史思明入東京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

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教
紅將二千人徇交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交鄆節度使能
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一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攻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又戍思歸
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
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
懷恩勇而慢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灑郭子儀寬厚面容之每用兵
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灑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
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之使
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
攻洛陽戍陳於印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

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晝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
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
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
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
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
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
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
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
礪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
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灃斬朝義及諸將戍戍命朝義築三
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
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明在

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已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備馬乘之悅慊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以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

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繩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聖密使人至范陽救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然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交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 乾元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定圍之彰與定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

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
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
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
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水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
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
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
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
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
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
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王於澤州建巳月
庚戌李抱王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敗

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 叙開封劉昌曰倉中
穀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
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
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
州使交鄂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
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
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
之清潭致救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解主與葉護共收
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立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
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太駭上遣殿中監
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
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忘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

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沁苑出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
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
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
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
月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瑒為
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火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
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造副程元振
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
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造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
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袖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
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
未懷恩率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于諸將阿史那承慶曰

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
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
于橫水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竝南
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
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
者陳亦如初鎖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
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
敗人馬相蹂踐墳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
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佺等承制釋之懷恩
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
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
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

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格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王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時

遠關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于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

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
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
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冀州輕騎來發兵救
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
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
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
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
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
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益於林中
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巡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
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
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以為頡咄登寧施合俱錄英義建

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九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